

“珠还合浦”正当时

文 / 陈建功

我曾在一篇赞美家乡的散文里说，世上最无可指责的“吹嘘”，就是“吹嘘”自己的家乡。当然，这是一句玩笑。我是北海人，祖籍合浦南康（今属北海铁山港区所辖），因此说我是合浦人也应不错。我那家乡合浦是无须“吹嘘”的。从汉代开始，合浦的行政建制延续至今，已长达2000年之久。到了唐朝，从李商隐“沧海月明珠有泪”，还应能听出他的“合浦梦”。到了明代，屈大均还说东珠不如西珠，西珠不如南珠，可见“合浦珠”仍名冠东西。当然，不胫而走千百年的，是“珠还合浦”的传说。据《后汉书·孟尝传》所载，因合浦“海出珠宝”而令官吏多贪秽，“诡人采求，不知纪极”，闹得连珍珠都跑了路。其后就是“行旅不至，人物无资”，饿殍满地的颓局了。只有孟尝太守到任后，“革易前弊，求民病利”，不到一年，“跑”掉的“珍珠”就回来了。“珠还合浦”便成为广施仁政、山河重光的象征。

不难理解，“一带一路”战略主张的提出与实施，何以令我震撼了。合浦，正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始发港之一。建设“一带一路”，当然是立足当下、面向未来的决策，但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，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，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。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，如果丢掉了，就割断了精神命脉。令我惊喜的是，2017年4月19日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西的第一站，恰恰选择了视察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。联想他前面的论述，不能不说闻之有种格外亲切的感受。

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，我是去过多次的。有时陪着造访北海的客人去，有时则独自前往。我欣赏博物馆，图清静、愿从容，有时甚至不爱听讲解，宁愿事前事后查书。用句古人的戏词儿，叫“细吹细打地受用”。仅从合浦汉墓出土的随葬品看，可以佐证中西文化交流的珍稀文物真不少，也算是合浦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始发港的有力证据。大量的琉璃、玛瑙、水晶制品不仅显示了原产地材质上的信息，风格上也可见异域文化的特征。记得初见那件东汉墓出土的波斯陶壶和罗马玻璃碗时，真是大吃一惊。想到两千年前它们如何飘洋过海，如何

落脚合浦，而合浦码头，如何帆樯林立，号角喧天，似乎看到了深藏于历史河道上意蕴绵长的“合浦故事”，也算是读出了滋味儿，读出了感情呢。

实际上，为贯彻“一带一路”的战略决策，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的前夕，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已经组织了以“海上丝绸之路文物保护与开发”为主题的考察团，希冀在这一方面建言献策。我也有幸参与其中。考察的过程中我就深切感到，自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“文化自信”并加以深刻阐述以来，各级政府和广大文保工作者的境界和情怀得以大大拓展，使命感和责任感大大增强，《文物保护法》所确立的“抢救为主，保护第一，合理利用，加强管理”的方针，也得到很好的贯彻。就拿我参观过的汕头“侨批文物馆”来说，步入其中，有如走入了与近现代“海上丝绸之路”有关的“中国故事”宝库。所谓“侨批”，就是由专门往来国内外的“水客”和侨批馆递送、“信汇合一”的邮传载体。“侨批”上既有所汇款额，也有附言乃至家书。我作为一个参观者，尽管只是匆匆浏览，从那些展出的家书里，似乎可以看到海外华侨血汗打拼的身影，也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家国之念与骨肉亲情。当然，侨批文物馆给予我们的远不止这些，它为近代金融史、邮政史、中外交通史等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。用汉学泰斗饶宗颐教授的话来说，潮汕侨批是研究海内外潮人经济政治史的一项世界性课题。汕头侨批博物馆所讲的“中国故事”，讲得也足够精彩。同样也证明，在文博界，“讲好‘中国故事’”，天高地阔，大有可为。

当然，走过了一些地方，我也对当下的文保工作有了新的期待。我的呼吁一言以蔽之不过四个字，就是“小心翼翼”。

比如，地方当局的决策者们，越是意欲有所作为的时候，是不是越要“小心翼翼”地面对各自的“政绩”渴望？为政者有所作为，是题中应有之义。但要怎样地“作为”？小心翼翼，如履薄冰，是面对我们的文化遗产应有的谨慎。这使我不由得又想起了一件家乡故事。2010年3月下旬，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委员专程到我的家乡北海市，调研、考察北海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工作。适值我在北海写作，遂陪同于后，算是半个主人。实地考察原英国领事馆建筑时，当地领导介绍说，1999年10月初，这座原建于1885年的建筑面临市政建设的难

题，为保留这座建筑，将它向东北方向平移有 55.8 米，始令这座建筑留存至今。单霁翔闻之，不禁肃然，感叹说：“当时拿这主意的是谁呀？书记市长是哪个？这真是北海的功臣呀！”随后，他告诉我，另有一座城市，也曾申请“历史文化名城”，说：“当年我们这儿有多少多少个国家的领事馆呢！”单委员说：“……后来我就去啦。问‘多少多少国家的领事馆’都在哪儿呢？我得到的回答是：‘都炸啦！’……”

这应该算一个悲剧，但我认为或对我们不无启示。盲目追求 GDP，罔顾生态毁坏文物，固然已成过街老鼠。但在某个地方，某座古村落被拆毁的消息，仍时有耳闻。这种汲汲于事功的行为，无论是为升官还是为发财，给我们民族文化遗产造成的损失，最终会被历史所责问。

又比如，我们的文保从业者，是不是能小心翼翼地面对或宏大或精细的专业性劳动？从一副对联的读法到一块方砖的更替，都深藏

着我们民族对传统的珍爱和对文化的敬畏，也向参观者传递着这份

珍爱和敬畏。这正是每一位从业者的尊严与荣誉。我想说，就算隔行如隔山，展陈者对我们的文化遗产精心不精心、敬畏不敬畏，一走进去，是不难感受一二的。至于专业不专业，到了专家眼里更是一览无余。这使我想起已故的文学界老委员冯牧同志的一句话，他说他读巴金先生的作品，常常觉得和巴金生活在一个时代，是幸福的。我多么希望我们的文保单位和博物馆，也通过你们所讲的“中国故事”，给我带来这样的幸福感和自豪感。对此，我持有非常乐观的态度。因为几周前，我走进了广州的“粤海关博物馆”，看到他们精心策划的海关历史陈列，同时我也发现，在粤海关大楼原铺的花砖地上，覆盖着几乎同样图案的地毯；发现展厅空调的柜机，也都包裹了和原室风格统一的木饰。那种对文化遗产的态度和工作，使我油然而生敬意。这种敬意尚未褪去，就听到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的消息，便越发想和文物界的朋友们说，迎接中华文化的复兴，让我们一起“加油”！

陈建功，全国政协常委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